

蕉風

半月刊

第五十四期

一九五八年一月廿五日

熊兆程.....話神籬籬
如藹劉.....祈光王的學力苦艱
樂樂徒司.....妹妹林
草 野.....記眼割
譯文尹.....心人



• 刻木上恭阿 •

童羊牧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創刊

蕉風

半月刊

每月逢十日廿五日出版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電話：二八四七二

53-A Zion Road, Singapore, 10.

承印者：協和印刷鑄字有限公司

電話：三〇九三八

42 Tras Street, Singapore, 2.

總代理：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電話：二三七三三

46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本期目錄

萬里望：..... 有心人等

籟籟神話(下)：..... 程兆熊

艱苦力學的王光祈(文壇雜話)：..... 劉藹如

林妹妹(小說)：..... 司徒樂樂

人類的希望(觀「北京人」公演後有感)：..... 紹軍

苦命(小說)：..... 江紅

割眼記(雜文)：..... 野草

新
好事近：..... 冰苗

窗前月：..... 章君

詩
心弦律：..... 雲寄

榴槿花：..... 明狄

祖父的奇遇(小說)：..... 苗青

人心(名著選譯)：..... 尹文

文訊：..... 本刊特輯

讀者·作者·編者

零售：每冊叻幣二角
訂閱：半年叻幣一元二角
全年叻幣四元



今年歲次戊戌，屬狗。

自從「萊卡」昇天成仙，眞個是「狗仗人勢，人趁狗威」，使芸衆生都有「人不如狗」之嘆；現在又當時序更新，狗太跋扈行事，那狗眼更將看人低矣！（荀仁）

最近，星加坡法庭會審判數宗虐待雞隻案，被罰者的罪名，是因把太多雞隻置於狹窄的籠中，令到雞隻感受不能形容的痛苦。

我不禁替雞隻慶幸，但也爲人類感到悲哀。請看那些人口密集的貧民區，眞個是「一家八口一張床」，其痛苦可想而知。但雞隻的痛苦有人替其主持公道，窮人的痛苦却無人表示同情，難道人不如禽獸乎？（葉天華）

報載：若干名留學英倫的中國女子，對於選擇丈夫的問題，竟認爲英國男人比中國男人更佳。

如果中國女人都存有這種心理，爭相媚外和番，下嫁紅毛，則中國男人將鬧老婆荒，若干年後，恐有滅種之虞！（青年人）

古城育民中學鄭文輝同學，近在某小報上大發偉論，謂其將去電倫敦人民日報應徵爲「太空飛行人」，願把生命貢獻於科學，像太空狗「萊卡」一樣。

鄭君之志可嘉，正如所謂「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不飛則已，一飛冲天。」我爲鄭君慶幸，也爲馬來亞能有鄭君而慶幸。（奕雄）

據悉：李麗華、嚴俊在台灣度蜜月的期間，國民黨各有關單位都忙得不亦樂乎，均以「一親芳澤」爲榮；連一向以「公務繁忙」見稱的教育部長張其昀，亦搶先邀宴，其場面比歡宴原子科學家鄧昌黎尤爲熱烈。

台灣的袞袞諸公，現正困處孤島之上，其心情自很苦悶。他們如不「直把杭州作汴州」，偷閑作些無聊之事，又何以遣有涯之生乎？（旁觀者）

近閱香港報章，見有××百葉窗簾公司廣告一則，文曰：「天地玄黃，洗脚上床，閒來無事，共叙家常，鄰居飛仔，窺我後窗，即電××，將簾安裝，從此家庭，和樂安康。」

這則廣告是做效千字文體，文字諧趣，音調鏗鏘，確深懂宣傳之術，可作星馬各大商家的借鏡。（有心人）

不久以前，星洲有個議員，抨擊移民廳讓脫衣舞女源源而來。但移民廳當局則答辯說：「准許脫衣舞女來星，乃是吸引外來遊客之一妙法。」近又有某報專欄著論，要求星洲政府勿將公園、植物園以及武吉吉馬森林消滅，還說甚麼若所有名勝都給消滅一光，則外地人士決不會來星觀光了。

我相信這位作者必是遠不及該移民廳諸公高明，因爲他尙未想到：若能利用這些地方多建一些舞台，讓脫衣舞女們大脫特脫，不將吸引更多遊客嗎？（李芳騰）

山打根石嘴新市區羣樂戲院門前，常有許多兒童表演其劍擊之技，你來我往，逼真異常，大可與銀幕上英雄爭一日之雄長。

如此兒童，年幼無知，自可原諒；但爲父母者，應負起管教之責。尤有進者，電影爲教育工具之一，一般製片商人拍攝此類打鬥片，只看錢的份上，不顧天真無邪的兒童，罪莫大焉！（影迷）

籬籬神話

(下)

程兆熊

爲什麼一個人在大難之後單獨地獲得了平安，又忽然想要單獨地死去呢？這是因爲一個世界或許可以單獨地存在，但一個人則斷斷不可以單獨地存在。

現在大哥是單獨地存在，所以大哥便十分的寂寞。

現在大哥是十分的寂寞，所以大哥便萬分的悲苦。

現在大哥是萬分的悲苦，所以大哥便絕對的空虛。

空虛又復伴着寂寞，寂寞更轉成悲苦，於是，空虛復空虛，寂寞復寂寞，悲苦復悲苦。這教大哥真是無可奈何，而且也真的不知如何是好？

在一個滔天的洪水消退了以後的世界，會真正是一個美麗的世界。但

這一個世界雖然如此美麗，究竟不是從前的一個世界。從前的一個世界的

面貌，經過了一個滔天的洪水，自然會是踪影毫無。而再來的一個世界，

其面貌任是怎樣美麗，也不會是從前的面貌。既然不會是從前的面貌，便

自然會是一個陌生的面貌。一個美麗而陌生的面貌，終於會是使人悲苦的面貌。當一個人對着一個使人悲苦的面貌時，他自然又會是寂寞更加上寂寞了。

一個滔天的洪水到來，終會消退。

一個滔天的洪水到來，終有了時。

只是在一個滔天的洪水消退了以後，剩下的會是一大空虛，這空虛誰

能打破呢？

只是在一個滔天的洪水了結了以後，剩下的會是一大寂寞，這寂寞會

有了期嗎？

洪水終有了時，寂寞可是不了。眼看着身前，又眼看着身後。身是

巨大無比的空虛，身後是絕對可怕的寂寞。

而且在那洪水消退了的時候，那巨大無比的空虛，還會是朝朝暮暮的

空虛，亦即與時俱增的空虛。

而且在那洪水消退了的時候，那一絕對可怕的寂寞，還會是朝朝暮暮

⑦

誰也料想不到，正當老鷹嘴上的木桶和木桶裡面的大哥，像是逍遙自在，飛渡了萬里荒郊的時候，那老鷹嘴上的木桶竟忽然從半空中落了下來。於是，木桶落下，落下，不斷地落下，終於落到了一個所在。老鷹嘴上的木桶，老鷹更像一縷烟似的飛到了另一個所在。老鷹所飛到的所在，是一個我們不知道的所在；而木桶所落到的一個所在，則真是我們怎麼樣也想不到的一個所在。那真是十分巧妙、萬分稀奇的一個所在。在這裡，大家也不妨先去猜一猜：那究竟是一個什麼所在？

在木桶落下的地方，正是一叢竹子生長的所在。那一叢竹子是一叢苦竹，那一叢苦竹被風吹得斜斜的；木桶從半空中落在那被風吹得斜斜的苦竹林中，正像一些東西被地落在一層層的厚厚的棉被上。因此，那一洪荒時代中唯一的木桶，竟依然完好如故；而那一洪荒世界裡僅存的大哥，也依舊平安無恙。

大哥真是好人，而那樣跌落到一叢苦竹林中的結局，也真是一個好人終於獲得了一個好報。

只不過滔天的洪水是消退了，而洪水消退了以後的世界，除了大哥，一切都是去了，一切都已完了。

整個世界，只剩下大哥一人。

請看：除了大哥以外，整個世界就不能再有一人。

大哥是那個洪水消退之後所僅僅留存的一人。大哥一人從那世界唯一的木桶裡慢慢地爬了出來，他是從洪水前的一個世界，一下子到達了洪水後的一個世界。當他從一個世界到另一個世界裡的時候，他更是似夢非夢，似醒非醒，似生非生，似死非死。他因爲在那個世界裡只剩下他一個人，所以他就痛切地感覺到，要是他能够在那滔天洪水到來的時候就死去了，那會是多麼好啊！

的寂寞，亦即與時俱增的寂寞。

這真是眼看前身身後，可憐暮暮朝朝，空虛，寂寞，悲苦，無聊，這使我們的大哥哀以思，這使我們的大哥恨欲死。

我們的大哥真是悲哀，我們的大哥真是怨恨。他悲哀着一個荒涼的世界，他怨恨着一個堅牢的木桶。

他慨然說道：

「這世界竟會是如此荒涼啊！」

他又忿然說道：

「要不是由於那木桶堅牢，我就早已和我兩個弟弟一樣葬身魚腹了，那裡還會延到今日活活的受苦呢？」

①

終於白髮蒼蒼的老人又來了。他來的時候，風又吹動着他的蒼蒼白髮，吹動得像一團白的雲霧。

終於神明的老人又來了。他來的時候，頂上一團白的雲霧，實實在在是一個神明。

大哥的心事，在那時候，沒有一人知道，可是白髮蒼蒼的老人知道。大哥的心事，在那時候，更沒有對一人說過，可是神明的老人能聽得出來。

這老人實實在在不是普通的老人，這老人實實在在是一個神明。在那時候，整個世界只有一個大哥。在那時候，整個世界只有一個神明。而照雲南的籬籬邊胞說：那時候，除了大哥，整個世界沒有第二個人。又照雲南的籬籬邊胞說：那時候，除了太白星君，整個宇宙沒有第二個神。因此，那白髮蒼蒼的老人，起先是被斷定為神明老人，接着更被斷定為太白星君。在這裡，你要是要去問着那老人是誰，你就不妨直說太白星君，實實在在是在那位老人，那不會是別個。

太白星君一下子又跑來大哥身前，大哥見到他，那時已是第三次了。這使大哥像見到了熟人，又像見到了親人。於是，太白星君更向我們的大哥懇切地說道：

「你的種種心事，你就是完完全全不說，我亦完完全全明瞭。」
大哥一聽到太白星君這樣說，馬上就像是有點不安起來。但是太白星君自然不管，他只繼續說道：

「你要抬起頭來！」

於是，大哥馬上抬起頭來。太白星君接着問道：

「你抬頭看見什麼？」

大哥一時竟不能回答，太白星君便又說道：

「你抬頭看見的自然是天，可是你究竟看見有多少星星在天上呢？」

大哥還是不說話，這使太白星君又繼續說下去：

「那是北斗星，北斗星一共有七個。那七個北斗星實在都是仙女，而且都是年輕貌美的仙女。她們個個有如花之容，她們個個有如月之貌，但她們一定要等到七月七日才會下來，當她們到地上時，你是儘可以和她們遊玩的。」

大哥聽了不覺害羞，隨後又不覺長嘆了一聲。太白星君又繼續說：

「你不必嘆氣，你不必為貧而無有而嘆，你也不必為老而將衰而嘆。其實，你現在有了一個世界，你並不貧；你現在有了一個童心，你並不老。當你和那些仙女遊玩久了時，你們就會彼此愛好起來的。那時候，她們夜夜登天；那時候，你更會天天懊惱。」

大哥聽到這裡就不想再聽下去了。大哥的心是有了無數的創傷，又那裡能够再去加上一些創傷呢？舊創加上新傷，大哥的心簡直就要破碎，所以大哥便不想聽下去。只是太白星君却不管他願聽不願聽，一直說下去：

「等那你們遊玩到最後一次時，大家因為玩得痛快了，所以便不覺天將破曉。那時候，七星當中有一個星，亦即是七星當中有一個仙女會昇天昇得稍微遲一點，你就可乘機去擁抱着她。就這樣，你們便成了夫婦；就這樣，你們便可以百年偕老了。」

②

太白星君的話說完了，亦就是那白髮蒼蒼的老人把話說完了。又是一陣風吹來，先是把那蒼蒼的白髮吹成一團白的雲霧；接着還是一陣風吹了過來，更把那團白的雲霧吹起。這使那老人，亦即那太白星君，也跟着那一團白的雲霧昇起來，一直昇到遙遠的半空中；最後仍舊是一陣風吹到天上，這使那一團白的雲霧終於被吹散了。於是，那一位白髮蒼蒼的老人，亦即太白星君，又無影無踪，不能看見了。

大哥聽完了那一批話，又看到了這一番情景，真是將信將疑，又驚又喜。終於是喜了又喜，不免笑了起來，跳了起來，而且馬上就像更年青了。他的臉上，頓時容光煥發，他真個是喜氣洋洋了。

大哥在那一洪水消退了以後的洪荒世界裡，喜氣洋洋，這使那一愁慘的洪荒世界，又頓時顯得喜氣洋洋。本來在那一愁慘的洪荒世界裡，是沒有鳥的；可是這時候，却忽然飛來了美麗的鳥。本來在那一愁慘的洪荒世界裡，是沒有花的；可是這時候，却忽然開了美麗的花。而且，天上的白雲，又開始染上了一些紅霞。而且，地上的黃沙，亦開始流出了一些綠水。這使那美麗的鳥，更在那紅霞中穿進穿出；這使那美麗的花，更在綠水旁惹蝶招蜂。於是，風亦喜氣洋洋，蝶亦喜氣洋洋，這無怪乎我們的大哥

亦當然是喜氣洋洋。

有一個問題，竟讓我們的大哥，在喜氣洋洋中，也不免還是懊惱。

在漫長的洪水中，大哥藏在木桶裡，飄來飄去，搖去搖來，忽沉忽浮，忽上忽下。這便他似夢非夢，似醒非醒，似生非生，似死非死。這便他那裡還能夠記得那是何年何月何日何時呢？

在洪水消退了的期間，大哥只是孤單的存在。他是陷入了一個絕對的寂寞裡，他是生活在一個無限的空虛裡。他悲苦到了萬分，他無聊到了極點。他記不起一切，他渾忘了一切。他連他的過去都像記不起，他如何還能再記得起歲月呢？他連他的生命都像渾忘了，他如何還能不會渾忘了歲月呢？

問題就在這裡，使大哥在喜氣洋洋中懊惱的問題就在這裡。

太白星君分明說着七位仙女要打七月七日才從天上下來，但大哥在這時候又分明是渾忘了歲月，記不起時日。就大哥而言，假如不是那白髮蒼蒼的老人，亦即那經過了無窮歲月的老人對他說出「七月七日」，他在那樣的寂寞空虛悲苦無聊中，又那裡會再用得着時日，又那裡會再用得着年月呢？就是他在洪水期間以及在洪水消退了的期中，還能夠記得起時日，還能夠不會渾忘了歲月；但他在那樣的情境中，他亦須得拋却時日，遺棄歲月。而到重新用得着時日與歲月時，他自然不知從那裡開始計算了。

大哥為此很是懊惱了一會，隨後他又在喜氣洋洋中，獲得了智慧，獲得了啓示。他不覺忽然跳起來，又自言自語道：

「就把那經過了無限時日和無窮歲月的白髮老人對我說『七月七日』時，算是宇宙的第一年，和第一年的第一月，第一月的第一日吧！」

於是，大哥便開始應用着時日，引用着年月，並牢牢記住那宇宙的元年元月和元日了。他由此計算着以後的年月，他由此等候着幸運的時日，就是那「七月七日」。

當「七月七日」一到時，他果然見了七位仙女下到人間。他完完全全依照太白星君的說話，去一一做着，他終於獲得了他的妻子。

大哥和七位仙女中的一位結了婚。

大哥結了婚以後，寂寞沒有了，空虛亦沒有了。他不再悲苦，他不再無聊。他仍然和他的父親一樣，辛勤的工作；而做妻子的仙女，也和他的母親一樣，賢勞地當家。他們兩口兒，在那一滔天洪水消退了以後的洪荒世界裡，簡單的生活着；他們兩口兒，在那一滔天洪水消退了以後的渾沌乾坤裡，更崇高的思想着。他們生活在愛情和工作裡，不斷的把人生創造；他們思想於天地萬物間，不斷的把乾坤扭轉。他們朝朝如此，暮暮如此；

他們又日日如此，年年如此。於是，他們重新有了田地，更有了兒子。

大哥自從和七位仙女中的一位仙女結婚以後，一共生了五個兒子。

那五個兒子，竟都沒有給他命名，而只是像計算日子一樣的用一、二、三、四、五的數目字去叫喚着。但我們因為要對人們客氣一點，總得加上一個老字去，就會是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的叫着。以前我們叫着大哥三兄弟，亦是叫着老大、老二、老三，但那兄弟三人的一代已是前一代了。

這後一代的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個個都比前一代老大、老二、老三要活潑得多，也可愛得多。這理由是很簡單的，這就是因為他們的父親是哥哥，而他們的母親又是七位仙女中的一位仙女。這仙女和大哥的結婚，是有如上天和地下的結合一樣，那是再美妙不過的一件最為美妙的事體。

只不過美中不足的事體不是沒有，譬如像那樣個個活潑可愛的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和老五，却個個都不會說話。老大不會說話，老二又接着不會說話，老三亦不會說話，老四一樣不會說話，最後老五依樣不會說話。到這時候，連老五都已長得很大了，但總是不會說話。

大哥看着他五個活潑可愛的孩子總是不會說話，七位仙女中的一位仙女亦看着她五個活潑可愛的孩子總是不會說話，這便他們兩人一起有了新的問題，更一起有了新的苦惱。

當大哥和七位仙女中的一位仙女正在苦惱的時候，亦即大哥和他美麗賢惠的妻子正在苦惱的時候，多年不見了的太白星君，亦即多年不見了的白髮蒼蒼的老人，却又重新出現了。

大哥重新見到那白髮蒼蒼的老人，大哥和那太白星君久別重逢，大哥真是歡喜。

大哥見了白髮老人就歡喜，大哥想起了白髮老人在洪水中救了他的生命，又在洪荒時期中教他獲得了愛情就更歡喜，他是對那白髮蒼蒼的老人歡喜得流了眼淚。那七位仙女中的一位仙女，見了她的丈夫流了眼淚，也就跟着暗中流了眼淚。

老人看着大哥，又看着大哥美麗而賢惠的妻，更看着大哥和仙女的五個活潑可愛的孩子，老人就歡喜起來了。

這時候，那七位仙女中的一位仙女也正在懷孕，這是懷着老六，但這是後話。當老六出生以後，情形又不相同了。

老人問着老六，老大點點頭；老人問着老二，老二又點點頭；老人問着老三，老三亦點點頭；老人問着老四，老四還是點點頭；老人問着老五，老五更是只有點點頭。這便大哥站在旁邊，觸景生情，就不知不覺的號啕大哭起來了。

一陣風又吹來，吹着老人的蒼蒼白髮，吹成一團白的雲霧。漸漸地，雲霧上昇，老人頭頂着雲霧，太白星君頭頂着雲霧。在那一團白的雲霧下，老人用手指着大哥，而大哥亦只好呆呆仰望着那太白星君。終於大哥獲得了指點，獲得了啓示，獲得了一個使他們夫婦所生五子頓時開口說話的藥方。

十一

在一團白的雲霧之下，太白星君對大哥說出了一個玄妙的藥方；那玄妙的藥方，讓大哥夫婦滿心歡喜，讓五個孩子開口說話，並讓這個籙籙神話如此完成。那真是一個玄妙的藥方。

大哥一向對那老人的說話總是依從，他以前曾依照老人的吩咐預備了木桶，他隨後又遵照老人的計策娶來了賢妻。這時候，他自然更會恪遵着太白星君的藥方，去救治着他們恩愛夫妻所生的五個愛子。

大哥恪遵着太白星君的藥方，跑去一座竹林中祈禱着。這原是一座苦竹之林。

在苦竹林中，大哥一面祈禱，一面更猛然想起了從前的事體。但在這裡，所謂從前的事體，是從老鷹銜着木桶的事體開始計起。由於老鷹銜着木桶，又因老鷹丟了木桶，便轉讓着蕭蕭的一叢苦竹救起了可憐的一個生命。大哥遭了一個滔天的洪水的劫，已不止從九死中方獲得了

一生。大哥在苦竹林中，那已真正是所謂劫後餘生了。大哥在劫後餘生裏，又在苦竹蕭蕭間，便自然而然地把一些竹子取了一個精巧的籙籙，背在背上，又用帶子繫在臂膀，頂在額上，以爬越千山，渡過萬水，把他和自己的生命與生活打成一片。就這樣，去報答那苦竹



• 胞邊籙籙的南雲 •

救命的深恩；就這樣，去報答那苦竹救命的大德。當大哥把竹子取來撫摸時，那親親切切的樣子，他的五個孩子是在旁看見了。當大哥把竹子取來剖析時，那劈劈拍拍的聲音，他的五個孩子是在旁聽到了。

這五個孩子，不看則已，一看就跳起來了。一聽就鬧起來了。

五個孩子，亂跳亂鬧，亂蹦亂叫，並且還去燃燒着野火，開着一個野火會。

野火照耀在那洪水消退後的洪荒世界裡，照耀了一個通宵。

野火會召開在那洪水消退後的洪荒時代裡，也開了一個通宵。

當孩子們燃着熊熊的野火，並召開一個亘古未有的野火會時，孩子們就第一次在洪荒的時代和洪荒的世界裡，開始說出了他們自己所要說出的話來了。

那時候，老大的臉上，爲了熱情便發着紅。老大站立在東方，終於他是呼號了。

那時候，老二的臉上，爲着激情便發着白。老二是站立在西方，終於他是叫囂了。

那時候，老三的臉上，爲了光榮和理想便發着黃。老三是站立在中間，終於他是居中說教了。

那時候，老四的臉上，爲了無知和稚氣便發着黑。老四是站立在北方，終於他是嬉笑了。

那時候，老五的臉上，爲了一個大的感觸，更面呈着一種棕色。老五是站立在南方，終於他是大聲的嚷叫了。

這老五嚷叫的是什麼呢？

當大哥終於把竹子用一己的心血製成了一個精巧的籬籬以後，接着又製成了一個精巧的籬籬；而且不一會兒，除了他自己背上的籬籬以外，還一共製成了五個籬籬。

這讓老五看見了，老五就大聲的嚷叫着：

「兄長們，快把籬籬背上吧！第一次的洪水滔滔，好容易就消退了；可是第二次的滔天洪水，馬上又要到來了！」

那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聽了老五這樣說，都一齊呆呆望着老五，而且立即個個背上了籬籬。

老五當然亦立即背上了籬籬，並且繼續大聲地說道：

「現在我們兄弟一共是五人，我們有誰真正報答了苦竹的救命大德？我們有誰真正報答了苦竹的救命深恩？」

關於那一叢苦竹救活了那忠厚的大哥的命一件事，大哥是常常和那七位仙女中的一位仙女談起的。她是大哥的賢妻，她又是那五個孩子和行將到來的一個孩子的慈母。當他們那一對患難夫婦，在那洪荒時代，談到了苦竹救活性命的時候，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和老五，總是在他們父母身旁靜聽着。他們兄弟五人，對這件事簡直是聽得很熟悉了。他們兄弟五人，都是把這件事牢牢放在心上，緊緊記在心頭的，任憑如何也不會忘了。因此，在老五大聲嚷叫着要對苦竹報恩報德時，老大、老二、老三、老四一齊振奮起來。

於是，老五更乘機嚷道：

「第一次的洪水滔滔，是自然的消退了；可是第二次的滔天洪水，我們終必須將它治平。」

接着老五又嚷道：

「從洪荒的時代裡，我們終須得創造時代；從洪荒的世界裡，我們終須得創造世界。」

對老五說的這一些話，老大、老二、老三、老四都一致同意，都一致贊成。

這使老五最後更沉重的說道：

「現在我們要對全世界說話了，現在我們要對全宇宙說話了。現在是我們說話的開始，現在我們是開始說話了。而且我們還要對上蒼祈禱、祈禱、祈禱。我們要為新起的人類祈禱，我們要為新起的世界祈禱，我們要為新起的宇宙而祈禱。」

十一

對孩子們開始說笑，大哥已經是奇怪萬分；而對孩子們發表着那樣的議論，大哥更結是奇怪。就大哥而言，這時候，他在那滔天洪水消退了以

後的世界，既有了能够幫他工作，更給他愛情的賢妻；又有了原不能說話，但終於能够說話，並有着絕大懷抱的孩子。我們的大哥，自然是心滿意足了。

大哥背上的籬籬，一日復一日，一月復一月，一季復一季，一年復一年，總是背着，總不放下。看着他的容顏，也就慢慢地和那太白星君一樣，不知不覺地在那時候竟成了宇宙間第二位老人了。你當然早就知道，太白星君是全宇宙間第一位白髮蒼蒼的老人；你現在也該知道，大哥是那時候全宇宙間第二位白髮蒼蒼的老人。不過，太白星君是居住在天上；而大哥則居住在世間。

這世間的事可真奇怪，僅僅就孩子說話而論，這樣亦就够人深思，這事亦就說來玄妙。

現在就請牢牢記着籬籬，請看大哥背着籬籬多麼好？接着還要再看看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和老五，個個背着籬籬，朝朝暮暮，暮暮朝朝，也是一日復一日，一月復一月，一季復一季，一年復一年，那又會是多麼美好？

請不要說那籬籬會有時空空，請不要說那籬籬會有時破舊。你要知道，正因為空空，所以裝滿了乾坤大道。你要知道，正因為破舊，所以搬來了乾坤大德。

大家請想想：真的洪水到來的時候，會是怎樣的？

大家請想想：真的洪水開始消退了的時候，又會是怎樣的？

大家請試想一想：在一個洪荒的時代裡，在一個洪荒的世界裡，一個人如是單獨的存在着，更會是怎樣的？

天下滔滔，洪水滔滔，世界所剩的東西，會有多少？

天下滔滔，洪水滔滔，世界所剩的事，會是何事？

我們把一個籬籬說來說去，我們又把一個籬籬說來說去，竟把一個西南邊胞背着的籬籬說成了神話。只是假如不是那籬籬具備了神蹟，你又如何能說成神話呢？

在這裡希望的是大家都好，要求的是大家都好。上天生了萬物，萬物養着人們；上天又長着苦竹，苦竹救了人們。這會是多麼好？這會是多麼巧？這裏會儘有大義，這裏會儘有深恩。這還能忘却嗎？這還能不去報答嗎？

要知在大義毋忘時，人心總是平平的；要知在深恩能報時，人心總是平平的；而一到人心平平時，世界亦就自然而地清平了。

照籬籬神話中最後的結尾上說：一個人背上一個苦竹籬籬，就是背上一個清平世界。所以直到今日，雲南的籬籬邊胞，以至台灣山地的山胞，都還是每個人背上一個籬籬。



雜文話壇

在五四新文化運

動中，有一位苦學成名的王光祈，他的艱苦奮鬥，實在是值得青年們的仿效。他經得艱苦的磨鍊，時間的考驗，百折不回，持續奮鬥，為這一代青年樹立了典型的楷模，也在五四運動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他以孑身漂泊，留學德國十六年，不拿一文津貼，也不求一個額外的資助，祇憑着清儉的筆耕，終於完成了他的音樂研究，取得了博士學位。

王光祈，字潤嶼，也叫若愚，四川溫江人。他的祖父澤山是一個有名的詩人，家學淵源，其來有自。當他在中國大學讀書時，正是五四運動澎湃風起的時代。他本是一個熱血青年，對當前的時代狂瀾，自然會很快地接受而且引起強烈的反應。

「少年中國學會」的組織，就是從這潮流中產生的。那團體的發起，開頭便是以科學精神，從事社會的活動，創造少年中國做宗旨。當時的基本人員，只有陳愚生、李大釗、曾琦、藍夢九、雷眉生、周太玄和王光祈七個人。在民國七年夏天開了成立會，光祈就做了經常的支持人。

「少年中國學會」成立之初，即以「奮鬥」「實踐」「堅忍」「儉樸」四項作為信條。到了後來，加入的人多了，份子也就複雜起來。而在那個時候，更因文化思潮的激盪，有的走向社會主義方面去，如李大釗、譚代英、毛澤東、鄧中夏、沈澤民等；有的代表了國家主義派，便是現在的「中國青年黨」，如李璜、曾琦、左舜生、余家菊等；有的是正式加入國民黨，如吳寶豐、陳寶鏞

艱苦力學的「王光祈」

等；但也有許多人超黨派而專心於學術研究的，如魏時珍、周太玄、宗白華、楊鍾健等都是。王光祈也是一位沉着努力，不愛鬧黨派的人。不過，他對未來的中國，新的創造，有着熱情的憧憬和企待。

在「少年中國運動」一文裏，他曾說過：「少年中國運動，不是別的，祇是一個中華民族復興運動。」又說：「我們的方法計有兩種：（甲）民族文化復興運動；（乙）民族生活改造運動。」

他指出中國文化精神所富，蘊藏所在，主張以禮樂為復興民族的張本，陶冶民族性以改造頹廢的社會。該會原會出有「少年中國」「少年世界」兩種刊物，從徵稿到校印種種手續，都由他一個人負責。他又廣攬會員，擴充會務，進行不遺餘力，因而得以大

大地發展。民十以後，該會雖因會員間政治思想的歧異起了分裂，實行改組，但他當年提倡推動的勞績，是不能磨滅的。

在德國，他完全過的苦讀生活，一面不斷研究學問，一面就靠賣稿來維持清苦的日子。一直到他死時，雖已當了波恩大學的教授，但還不脫勤工儉學的本色。

初到德國，他給「申報」「新聞報」寫「歐遊通訊」，任特約記者。他本是研究政治經濟的，對國際情勢自能瞭然胸中，筆之於紙，洛陽紙貴，為各報生色不少。後來他的興趣轉變，專攻音樂，連政治經濟的文章也少做了。

他在德國時，勤苦寫作，勤苦攻讀，加以憂傷愁悶，在健康方面受了很大的損害，

早就有了腦病。他自己說：「當余執筆時，腦輒作痛。爰以左手撫頭，右手作字，至痛楚無力，工作始廢。世或譏余譯述不精者，使其知余之生活為何似，將不忍苛責也。」這樣的帶病力學，工作不懈，難怪他有一次昏倒在柏林圖書館，最後竟葬身於波恩大學圖書館，以學殉身了。

他在「少年中國」時代，就已表現了他對學術邁進的志氣。但自出國以後，他因遭受戀愛的幻滅，成了終身的隱痛。因此，他就改習音樂，以排遣鬱悶。他寫信給他的老友黃仲蘇道：「近於政治經濟諸科，暫擬舍棄，將專攻音樂，雖明知其繁複，不易有功，顧邇來心境頗惡，非此不足以怡悅性靈，培植熱情。」這不是很明顯地說出了他的憂憤的心情嗎？

他的學習音樂，遁身藝術，是有所激而使然。佛洛伊特學說所謂「性的昇華」作用，一個人不能求達於某種目的，轉而滿足於他項事業，他的作為正和這有點相像。

綜計他一生著作有三十多種，有的屬於外交史料，有的屬於國防叢書，有的是關於音樂研究。他在學術上最大的貢獻，便是音樂方面的成就，已出版的音樂書籍有十七種之多，都是獨步一時的創作。

他唯一的旨趣，在要保存先民的文化遺產，陶冶民族精神，創造新國樂，振起泱泱大國之風，以與世界各國音樂相頡頏。這一個宏願，雖因他負才早逝，沒有及身看到，但他的卓見與苦心，是很值得後人體會的。

尤其他一生這種艱苦力學的過程，更值得我們這一代青年予以仿效的。

劉福如

林妹妹

司徒樂樂

(上)

推開窗，就可以望見那一座破樓房，但如今已改造一新，做了咖啡店，並有幾個年輕的女招待，像花蝴蝶般在裡面飛舞着。

晌午的時候，這咖啡店裡一個客人也沒有。一陣陣暖風，把飽食後的女招待們吹得全身酥軟，都俯在大茶桌上假寐。她們的額上滲出汗珠，和所抹的香粉相溶和了。

這樣的天氣真是困人，別人都打盹，祇有林妹妹一個人很無聊的望着賬房先生算賬。她打了個呵欠，也想去休息一下，祇是同伴都在偷閒養神，惟恐有客人來時無人招待。她把眉兒微微的皺起，心中默默的怨恨着，却也不願喚醒她的同伴。

她勉強的張開眼皮，呆坐在椅子上又打了個呵欠，無意間向牆壁上的日曆一望，心頭頓時充滿着莫名的喜樂。——今天又是禮拜，伯先一定會來的！這個癡孩子，也不知他是真心，抑是假心，他每次前來總要在三四點鐘的時候。

她俯在窗口向街頭開望，炎熱的太陽照在路面上，行人極為稀少。這樣的春天，如夏日般的困悶，秋天般的蕭條，她心頭感覺的正與這一樣的煩惱和淒涼。——唉！我是個進過五年學堂的女學生，今天還是女招待，但是不作女招待又怎樣呢？——這是林妹妹常常在中心怨恨的一句話。因為和她同事的女伴，有的連字也不識，使她常感到滿懷的不平。

從窗口望出去，可以看見那遠處禮拜堂的一角。多情易感的地，又想起了自己在教會學校裡讀書的景況了。她記得有一次作禮拜，牧師向她們說：你們將來長大起來也要擇配的，請你們記着這聖經上的話——一夫一妻是上帝的旨意，一個人不能侍奉兩個主，男的不該有幾個妻子，女的不該有幾個丈夫。她想：伯先也在教會學校裡讀書，他若娶了我，一定不會

再娶別人的。——想到這裡，忽而一股寒流自她的心房分泌全身，使她顫慄不已。伯先是個中學生，他怎會愛上了我——一個作女招待的呢？

遠望着對面湖上，一隻小船坐着一男一女，樣子顯得很親暱。她即時就想到那天晚上，伯先站在樓梯口，湊近在她耳邊所說的話了。那若是伯先發乎內心的話，那末，將來自己也可以像他們一樣的蕩湖啊！

「恐怕伯先家裡也是窮的！」她偶而浮起這個念頭，心中有着莫名的煩惱。因為有一次伯先打開皮夾來，紅着臉找了半天，才摸出一張一元的鈔票。何況，他穿的外衣始終都是那一件，從來沒有換過哩！

即使他窮，祇要有個男子真心的愛着也就好了。如今作女招待，而且……將來怎辦呢？這是她退一步的念頭。

她又記起了一件事：有一天，一個外國人來喫大茶，在付賬時開了一張支票。她接過來，那\$記號在她眼前跳動，似乎是一條沉重的鐵鍊緊緊地束縛着她，使她不能行動——多病的父親，討債鬼的陸麻子，騙人精的陳三娘，這一些人緊握着這鍊條的兩端將要絞死她一般。

聽見亮亮的皮鞋聲走上樓梯，她即時疑心是伯先來了，心兒微微的悸動。上樓的人也是個漂亮的男子，林妹妹迎上去招待的時候，望見跟隨在他後面的是個女子。

「先生要喫甚麼？」林妹妹勉強笑着問他。

「麗麗，你要喫甚麼啊？」他問了那隨來的女子。

「我要喫你要喫的甚麼。」

「我也要喫你要喫的甚麼。」

「那麼，我們大家不喫吧！」她把身體一扭，有心的做出一種媚態。

林妹妹望着她的醜態，衝口問道：「太太，你到底要喫甚麼？」

「妳怎樣比我們還性急？」那男子略帶叱責的說。

林妹妹拿着菜單走進廚房，心中充滿着怨恨和悵鬱——啊！我是個可憐的女招待，祇要生在富家，即使自己醜得像妖怪，也可以受到男人的垂青哩！

鏗！鏗！鏗！眼房裡的壁鐘打了四下。她想：伯先這時一定要來了，便站在眼桌傍的穿衣鏡前照了一照，又從小粉簿上撕下一張塗了一塗臉，手裡有心的拿着一份報紙，坐在對着樓梯口的椅子上看報——因為她是認識字的，上樓的食客第一眼就可以望見她看報紙。

(下)

窗外的天色已黑透了，屋內的電燈更明亮，除了湖濱公園的幾個遊客以外，街頭的行人很稀少。這時，林妹妹自咖啡店的樓上走下，低着頭兒沿着街邊向家中走去。苦等伯先後的失望及被客人戲嘲後的厭惡，使她深

爲痛恨。迎面的晚風吹來，她感覺眼兒有些涼絲絲的，才知道自己的淚水已經流了下來。

走過了一段繁華的街市，就彎進一條黑暗的小街去，街邊的垃圾和尿坑，要她很小心的下着脚步。她心裏暗想：像我這樣穿着齊整的女茶房，又有誰知道是住在這般骯髒的地方？

「那一個？那一個？」

林妹妹呆呆地站在門外，聽見屋內發出咳嗽的聲音，慢滯滯下床的聲音，擦着火柴點燈的聲音，母親的形像忽在眼前顯現，她幾乎要大聲的哭出來了。

火柴燃着，油燈亮起，一塊脫落了鉸鏈的板門開開，燈光映着個衰弱的老婆婆，睜開她的睡眼向女兒望着，

「媽媽，妳今天怎麼睡得這樣早？才只有九點哩！」

「爸爸睡着了嗎？」

睡在床裡的老者不作聲，母親也沒有再答話，全屋的空氣沈默着。床邊與房門祇有兩步的距離，林妹妹湊着燈火在縫件短衣。父親的嘆息，母親的咳嗽，使她心中感覺陣陣的隱痛，彷彿自己悶在黑暗的囚牢裡，連呼吸都不靈便，更不知自己要待何日才能得到解放。她的手指不自主的歇了下來，連刺針的力量都喪失了，儘是望着油燈發怔。

剛又縫了幾針的時候，她聽見街堂內有人的脚步声，接着有人在門外輕輕的叫着。

「那一個？那一個？」做母親的半睡半醒的這樣問着。

林妹妹的心即刻劇烈的跳動，疑心是陳三娘又來了。

「我啊，林媽媽，妳睡了麼？」答應的口音，果然是陳三娘。林妹妹的雙頰立時發燥，心兒向着胸壁突突的衝撞。那男人的粗腿，滿腿的長汗毛，又在她眼前閃現着。

「兒呀，陳三娘來了，妳去開門吧！」

「媽媽呀！」林妹妹無意識的喊了母親一聲，滯留了一會兒，才像怕捉毒蛇一般地把門拉開。

衰老的母親坐在床邊，手指間夾着香煙的三娘靠在桌旁，林妹妹低下頭面向着屋角，好似怕別人來捉她一般的表示抵抗。

「……新新棧樓上七十三號——廿塊錢——」陳三娘這次說了以後，自己也沈默了下去。

做母親的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又朝床上躺了下去。林妹妹依然面向暗壁站着，並不作聲。

「兒呀，總算我做父親的今世對不起妳，妳去了吧！」忽而睡在床裡的父親猛然坐了起來，帶着破啞的喉嚨這樣說。

「林妹妹，橫豎已經三次了……我是爲妳全家的好處才來的呀！」陳三娘眉開眼笑的又軟說了一番。

林妹妹沒有理她，屋內又沈默了下來。

過了這一會，一條小街堂口走出來兩個女人，當先走的是陳三娘，尾隨在後低着頭兒的是林妹妹，她們走向那繁華的街市裡去。

小街中依舊黑漆漆的，林家屋裡的燈已熄滅，門外的地上留着一點紅火，那是陳三娘一路吸着走來的香煙頭拋在那裡。

「樓上七十三號啊，財神菩薩來了！」新新棧的茶房笑嘻嘻地向陳三娘說着。

林妹妹俯着頭，像失去知覺的踏進樓上七十三號房，一個陌生的男子貪饞地打量着她，咧開大嘴要吞下她似的。

天色微明，林妹妹幽靈似的溜出了新新旅館。一陣湖面的晨風迎面吹來，在一時間的清醒中，她感覺自己的全身都骯髒了——從內心到外身都被沾污了。一夜的被摧殘，一夜的未曾好眠，使她癱瘓了一般。

「三輪車！」林妹妹喊了一聲，雖沒有車子拉來也懶得再喊第二聲。這時，她突又想起剛才下樓的時候，茶房向她討折扣，自己不該爲着免去一時的羞澀就給他兩塊錢。因爲陳三娘說過，茶房已有了報酬，錢是該自己淨得，但是如今祇得了十八塊錢。

林妹妹很疲憊的坐在車子裡，經過路角的時候，望見前面有個男子走來，他的一切都像伯先。她把散亂的頭髮向後掠一掠，揉了一揉睡眼，極力鎮靜着自己，並預備對答他的話語——騙他說是往某處去的。

「伯先呀！我哭倒在你的懷中，你能救我嗎？」她心中又這樣的想着，彷彿確定並沒有一個人能真心的饒恕她，愛護她，自己不過是個孤零的女子在爲金錢作奴隸啊！

回到家中，她看見母親依然睡着，父親依然睡着，屋內充滿着炭酸的臭氣。

「兒，妳回來了嗎。……」母親很柔和的說了這句，好似沒有力量再向下說了。

「兒，總算我們作老子和娘的對不起妳，糟塌了妳。這也是妳的命運太不好，妳老子五六年來一直找不着事作，不然我們林家又怎會糟到這步田地呢！現在，妳快把那錢去還給陸麻子，免得他老在妳身上打那壞主意……」

屋子裡充滿着愁苦的空氣，林妹妹十分的疲乏想睡會兒，自己亦無心去洗臉嗽口，彷彿想到橫堅全身都骯髒了，就永久的骯髒下去吧！

人類的希望

· 紹軍 ·

觀「北京人」公演後有感

經新加坡藝聯劇團籌備多月的「北京人」，終於自本月十五日起在維多利亞紀念堂一連公演五天。「北京人」的演出，是一九五八年在新加坡上演的第一部戲，是藝聯劇團成立以來的首次公演，也是這個劇本在新加坡第一次與觀眾見面。新加坡的劇壇是荒蕪的，一年之間難得有幾次話劇上演；在演出的幾部戲中，可够得上藝術水準的，更是寥寥無幾。藝聯劇團這次上演「北京人」，把這深奧的人生哲理的文藝名劇搬上舞台，可說是一九五八年新加坡劇壇上的一大盛事。筆者因事自吉隆坡來星，適逢其會，自然不肯錯過這難得的良機，於是懷着興奮的心情，連續着觀看了三晚。大體說來，「北京人」的演出，無論就導演的手法、演員的演技、佈景、服裝、燈光、效果，都已經够上水準，這方面觀眾早有定評，在此不再贅述。筆者在這裡所要談的，是由於觀劇所受的感染，是對於劇中人的愛情和由於表演逼真而激發的聯想。誠如馬俊武兄在「北京人」特刊的獻辭裡所說的：「戲劇是社會的精良利器……是影響社會人心的綜合藝術……是把他們觀察的社會相，藉戲劇的演出而反映給大家看，讓每一個人都能認識自己的生活和環境，進一步促成擇善而從的動念。」筆者看完了「北京人」，就等於上了一堂社會課，在人情的通達上，確實有了不少的收穫。

「北京人」這個劇本，是作者曹禺在抗戰時期完成的。他透過一個敗落的封建家庭，描畫出人性的虛偽和自私。又從人類學者袁任敢教授的口中，道出人類的希望。當北京人的巨影在柵欄門上出現時，袁任敢曾在裡面用沉重的聲音說：「這是人類的祖先，這也是人類的希望。那時候

的人，要愛就愛，要恨就恨，要哭就哭，要喊就喊，不怕死，也不怕生。他們整年儘着自己的性情，自由地活着，沒有禮教來拘束，沒有文明來細綁，沒有虛偽，沒有欺詐，沒有陰險，沒有陷害，沒有矛盾，也沒有苦惱。吃生肉，喝鮮血，太陽晒着，風吹着，雨淋着，沒有現在這麼多的人吃人的文明，而他們是非常快活的。」這正相當精彩的一幕，是一個動人心魄的高潮，也是全劇的正面主題所在。整個劇情的发展，可以說都是環繞着這些話在錯綜變化。曾家老爺爺的自私、頑固、吝嗇、怕死，整天的只知吃補藥、漆棺材，把一個孤苦伶仃、年華即逝的老姑娘留在家裡服侍他，口袋裡沒有錢還要死充門面，結果仍然保不住活了十幾年的壽木而號啕大哭。這是一個被禮教拘束，又來拘束他人；被文明細綁，又來細綁他人；既怕生，又怕死，腐朽得就要死去的代表人物。曾家的大少奶奶——思懿，是個像紅樓夢裡王熙鳳一樣的人物，表面上精明強幹，知書達禮，內心裡滿懷奸詐，陰險自私，而且口蜜腹劍，當面把人恭維得上天，轉臉就罵得一文不值。袁任敢所說的沒有虛偽，沒有欺詐，沒有陷害，沒有矛盾，也沒有苦惱，剛好這些人性的缺點，在思懿的身上完全具備，並且暴露的一覽無遺。曾家的姑老爺——江泰，是這劇中最矛盾的典型人物。他早年留學外國，回國後也頗想有所作為，但是只知享受，不務實際，結果潦倒終生，一事無成，寄居在岳父家裡，無所事事，整天只知道喝酒、發牢騷，拿自己的太太出氣。正如他自己說的：「成天的在天上計劃，而成天的在地下妥協。成天垂頭喪氣，成天胡發牢騷。愁死，愁死，愁活着沒有飯吃，愁死了沒有棺材睡

。希望，希望，而永遠沒有希望的廢物。」江泰的自我批評，是全劇中最精彩、最吸引人的對白。透過他的嘴，作者曹禺把人性的弱點揭發無遺，最後直接指出這是人性的墮落，這是北京人的不肖子孫。曾皓、思懿和江泰，是代表着人吃人的文明下的產物，是值得詛咒的典型。

在禮教、文明的拘束和細綁下，還有幾個被犧牲的可憐人物，就是曾家的大少爺——文清，曾家的姑奶奶——文彩，曾皓的姨甥女——愷方，和曾家的小夫婦曾霆、瑞貞。文清是在民初北平所常見的世家子弟，是一個被北平士大夫文化所腐爛得變成精神癱瘓的生命的空壳。他懶於動作，懶於用心，懶於說話，懶於舉步，懶於起床，懶於見人，懶於作任何嚴重費力的事情。當其被逼出走之後，因為禁不住外邊的風霜，又悄悄地跑回家來。最後終於喪失了活下去的勇氣，服毒自殺，了此殘生。曹禺在劇中安插了一隻被養得不能飛動的鴿子，用來比喻文清，真正再恰當也沒有了的了。看他那副身體虛弱、精神虛脫、寂寞孤獨的可憐相，要愛不敢愛，要恨不敢恨，要哭不敢哭，要喊不敢喊，多麼像一個虛渺的幽靈。文彩是一位瘦弱憔悴的嫩美人，對他那不成器的丈夫，柔順服貼，甘心忍受着他經年累月的輕蔑和欺凌。愷方是一位沉靜憂鬱的大家閨秀，因為父母雙亡，寄居在姨父家裡，作了曾老太爺的拐杖，忍受着表嫂的冷言熱語，默默地過着痛苦的日子。曾霆和瑞貞是一對在舊式婚姻制度下被犧牲的小夫婦，是一對在新舊交替時代的可憐蟲。這些人都是被禮教拘束得喘不過氣來，都被文明細綁得不能自由行動的人物，有的已被吃人的文明吃掉了，有的鼓足勇氣從虎口逃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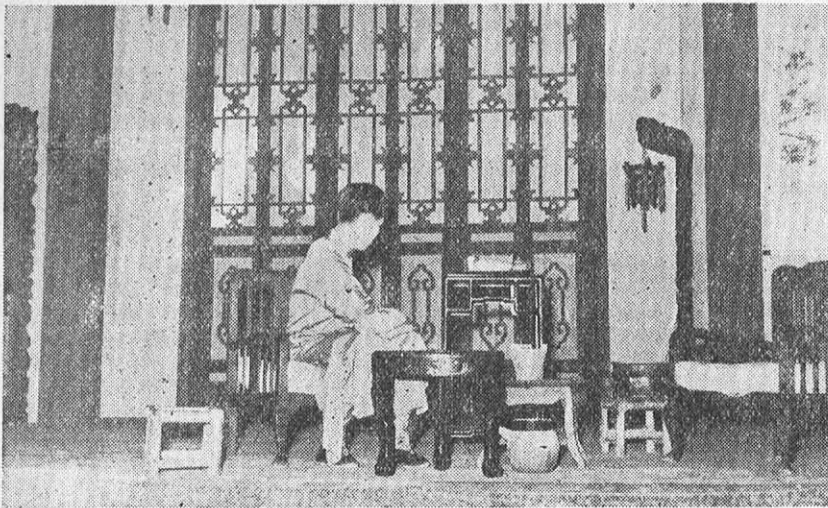
在「北京人」裡，除了令人憎恨和令人可憐的人物以外，也還有正面的人物。北京人雖然沒有出場，但他那巨無霸般的影子，便象徵人類的希望，也是作者曹禺所最憧憬的理想。豁達的袁教授，便是整年儘着自己的性情，過着自由快樂

生活的人。他的女兒——袁圓，代表着青春活潑的新生一代。陳奶媽的孫兒——小柱，天真憨直，從來沒有煩惱，也不會受禮教的束縛。所以，袁圓在劇中把他扮成小北京人，便間接地說明，只有天真而童心未泯的人，才配過北京人的原始生活。

縱觀「北京人」的劇中人物，可以劃出三種類型：一種是令人憎厭，值得詛咒的；一種是令人可憐，值得同情的；另外一種是令人可愛，象徵希望的。用第二種人物的痛苦悲哀，來襯托第一種人物的醜惡可怕，使人對於腐朽的生活方式越發深惡痛絕。沒有文清的懦弱，顯不出思懿的刁蠻；沒有文清的乖順，顯不出江泰的無理取鬧；沒有榛方的犧牲，顯不出曾皓的自私。當台下的觀眾都對會家這個敗落的家庭討厭到極點，恥笑到極點，被那種沉悶的氣氛壓迫得感覺到非變不可的時候，北京人的巨影突然出現了。他告訴給觀眾，這就是人類的希望。當舊文明、舊禮教被摧毀後，這就是變的方向。我們可以說：「北京人」全劇的主題，是在嚮往原始的自由生活，希望人類都能從舊的桎梏中掙扎出來。換句話說：這也就是文藝復興後人文主義的思想。「北京人」所描寫的那個時代，到現在幾十年了。「北京人」的初版出版到現在，也有十七年了。劇中人的個別弱點，也許在我們的血液裏還遺傳着，但若找一個完全一樣的曾文清，完全一樣的曾皓，完全一樣的會家家庭，已經不是常聞習見的事。這幾十年來，中國不能說沒有進步，過去所為人痛斥反對的婚姻制度已經大致改善，我們這一代的曾霆、瑞貞已經用不着嘗那種苦頭了。自從五四運動以後，人吃人的舊禮教，在時代潮流的衝擊下，可說已被淘汰了。但是人性是否已經完全覺醒，人類的希望是否已經實現，現在的北京人是否已經過着像袁圓所歌頌的那種生活？可惜得很，答案竟是否定的。譬如如吧，作者曹禺為甚麼鏗聲斂跡，多年來沒有新的著作問世？

甚至「北京人」這個劇本一再勒令刪改後，仍然難逃禁演的命運。連北京人的影子都無法再在舞臺露面，人類的希望究竟逃到那裡去了？這真是北京人的不肖子孫在作孽，使才從火坑裡逃出來的人又掉在深井裡，依然過着要愛不敢愛，要恨不敢恨，要哭不敢哭，要喊不敢喊，被禮條拘束着，被組織網縛着，要生無法生，要死不能死的

奴隸生活，這真是人類的墮落！看完了「北京人」以後，使我對於任何被拘束、被網縛的生活越發厭惡，對於北京人的那種自由生活越發嚮往。腐朽的遲早會要死去，不合理的東西遲早會要滅亡，我真的渴望着人類的希望能夠早日實現，無拘無束的自由生活能夠早日降臨人間。



可憐的生命空壳



被壓抑的善良人物



命苦

• 紅江 •

她全身都受到繩鞭的抽打，皮肉快糜爛了。她是一個年輕的女孩子，經不起這樣的苦刑，早已昏了過去，現在只發出微弱的呻吟。那失去人性的養父，狠狠地瞪着她，眼睛裡發出兇惡的光芒。他把桌上的酒喝盡，然後一手拖着她，一手開了門；外面站着的養母和幾個鄰居，看到他的臉孔，都害怕的躲開來。他一直拖着她，走到連接廚房的小房間。碰的一聲，他一脚踢開了門，把她推進黑暗的角落。隨着又是碰的一聲，他關上了門，更加上了鎖。

她全身疼痛，遍體傷痕，腦子是嗡嗡地響，肌

肉麻木得像一根木頭，竟昏昏沉沉地睡過去了。她醒過來的當兒，天已大亮，便支撐起酸痛的身子，從牀的麻袋鋪着的地上爬起來。那金黃色的陽光，從小窗口斜射進來，照在她雀斑的臉上，使她感到一絲溫暖。她踮高了腳跟，抓住小窗的木條向外張望，外面很靜，人似乎全部工作去了。她跑過去拉門，才知道門是上了鎖。她張望了許久，才看到阿弟從屋角跑出來，便連忙向他招手。

「阿姐，爸媽都割膠去了，家裡只留下我一個人，我害怕！：昨晚，爸打了妳，妳現在還痛嗎？」

「唔，還痛的！」她放低了嗓音說：「阿弟，你知道阿爸的頭匙放在哪裡？」

「你在家裡沒有看到嗎？」

「沒有！」他忽然臉色變了，害怕的說：「昨晚，我看到：：看到阿爸拿：：尖刀磨得亮亮的，他還找了一根麻繩，說要：：要殺：：妳，真嚇死我了。」

「呀！」她驚叫了。

「阿姐，我不知的。」他很

「阿弟，」她忽然的說：「你去屋裡拿把斧頭，來研開那個鎖。快！」

她和他有很深的感情，平時誰

都不願離開誰似的。所以，七八歲的他，毫不猶豫的放開腳就向屋裡跑去，一會兒，又拿了一把斧頭匆匆地跑來了。

「阿弟，你要小心的對着鎖頭的旁邊砍！」

他不多說話，握住斧頭，着力地在鎖頭旁砍着，門就搭拉的砍開了。她跑過去緊緊地擁抱住她阿弟，那滿是雀斑的臉緊貼他的臉，感動地流着淚。她站起來，向這小房間望了一眼，就一頭一腦的往屋裡跑去。

她忙亂地收拾點東西，帶着她多年積蓄的一點錢，打算遠走高飛。本來，她早就該走，離開那不是人能住得下去的地方。

「阿弟，我走了！」她顫聲地說着，充滿血絲的眼眶早含着滿着淚水。

「阿姐——」他緊拉着她的手，嚮住淚水。

她掙開他的手，鼓着勇氣，不回頭地走了。她不敢走大路，躲躲閃閃，抄着膠林裡的小路走。到了路口，她搭上巴士車，逃到城市裡去了。

這個城市，她以前來過幾次，因而很快的就找到她外婆的家，在那間又黑又髒的小房間住下來。

她外婆原是一個媒婆，不過時代是變了，很少人要請她做媒，讓她那會說話的小嘴賺上一個紅包。

現在，她靠着一個賣香煙的小攤子過活。

起初，她看阿芬帶來的幾個

錢份上，收留了她，並且千般地安慰她。不久阿芬的錢用光了，那兇惡的臉就顯露出來啦！還好，隔鄰的那個好心的阿嬌，很快就給她找到一個保姆的工作。

一天的早晨，她隨着那個同情她的阿嬌來到王家。王先生是個著名的醫生，帶着一副深度的近視眼鏡，他的眼睛裡永遠藏着一種尊嚴，使人不敢正視他。王太太是個頂胖的女人，她那謎成一線的眼睛，永遠是輕視的看人，似乎不這樣就不能顯出她的高貴。

她要看顧的是一個剛滿一歲的小少爺——一個很肥胖、很難抱得住的男孩子。

起初幾天，她挺着肚子辛苦地抱着亨利走。太太看到她粗裡粗俗的鄉下氣味，覺得很不順眼，就把亨利搶回去。過幾天後，她學着太太抱的姿勢，手屈彎了讓亨利坐着，他就似乎非她抱不可了。

但王先生還是嫌她太髒，老是眼瞪瞪的直視着她。她經常離開他的視線，低下頭，抱着亨利到花園裡玩。她從來不敢輕狂的坐在沙發上，走路也特別小心，深怕自己的鞋底踏髒了地板。

亨利常常要在半夜裏啼哭，起初她還能接受，久到了底吃不消，何況白天也常被纏住，她漸漸地消瘦了。

白天，她要很早起來抹玻璃窗和桌子，還要掃地、洗尿布、沖廁所。晚上，太太和客人玩牌，她要在旁捧茶、送煙。半夜裡，亨利不

時的啼哭，又剝削去她的所有的精力。

她常帶亨利出去，每次總是到海邊。這裡很靜，她可以大膽的親着亨利。她可以擁緊他，讓他的小手亂抓她腦後的辮子，亂捏她滿是雀斑的臉。有時，亨利的小手抓痛了她舊的傷痕，使她想起那殘酷的養父，也想起阿弟，她的眼淚就要流出來了。

有一個夜裡，人們全都睡了的時候，她還在搖着搖籃裡的亨利，同時嘴裡哼着歌，聲音低得剛剛聽得見：「睡吧，好好睡，我來給你唱個歌……」

小少爺在哭，吃飽了牛奶還在哭。夜間小少爺要哭似乎成了習慣，每次他早已哭得聲音啞了，可是他還在不停的哭。好在先生和太太早睡熟了，誰也不知道小少爺正在這個時候哭。這樣，阿芬就不再担他的哭聲了。

這時，阿芬困了。她的眼皮睜不開，腦袋低垂下來，脖子痠痛。

「睡吧，好好睡，」她哼着：「我會給你買個大洋娃娃……」

隔着門，在毗連的房間，先生和太太在打鼾。搖籃怨艾的吱吱响，夜虫不斷的鳴聲，阿芬哼着——這一切合成一支夜晚的催眠曲，要是躺在牀上聽，可真舒服極了。現在，這曲子反而使人生氣，使人氣悶，因為它催她入睡，她却萬萬睡不得。要是阿芬睡着了，讓先生或者太太忽然醒來而發覺，她將受到責罵，將被趕了出去。

窗外墨黑的大地和少少爺的哭臉，撲進阿芬半睜半閉的眼睛裡，化成了朦朧的幻影。

她看見一條泥濘的小路，一直伸到一間矮小的快要塌下來的亞答屋前。在那屋子裡，床上躺着的正是她的生父，他已奄奄一息，嘴唇却在顫動着，彷彿要對她說些什麼話。她一步一步的湊上去，跪在他的面前。他輕撫着她的髮辮，眼眶孕滿了淚，現出慚愧的眼光，似乎說——「妳小時候，我就把妳給了人家，做了董養媳，那不是出於我的心願，只是那時家境太窘逼，妳媽正病危……，他已不能成聲，眼一翻，死了。」

忽然，她又看見一張充滿着殺氣的臉，出現在她眼前，正是她的養父。他的眼睛發出兇光，手上握着尖刀，向她刺了過來……

呀！一陣驚叫，她嚇出一身冷汗。她定了定神，發覺自己還在房間裡，還聽到小少爺的哭聲。她困極了，眼皮又沉重地閉上，但仍緩緩地搖着搖籃。

「睡吧，好好睡吧，」她低吟着：「我給你唱個歌。」

她半睡半醒的腦子裡，又看見了她的親弟弟，他正在機器廠裏搬動東西……

她想起他們命苦，眼淚不由自主地流出來，經過滿是雀斑的臉，流到衣上。

「睡吧，好好睡吧，」她哼着：「我給你唱個歌。」

她的腦子又恢復了先前半睡半醒的狀態，她是該很舒服的睡一覺的。

白天，她忙着一團，時刻都在聽着太太的命令。

「妳這賤丫頭，」太太大聲的說：「孩子在哭，你却睡覺！」

太太又使勁的揪一下阿芬的耳朵。她晃了晃腦袋，就抱起小少爺在屋裡走動，趕走那纏人的睡魔。

「阿芬，泡茶！」

「阿芬，快把少爺推去海邊散步！」

白天過去了，客人又來陪太太打牌，小少爺也習慣的睡去時，她又拉扯直了麻木的耳朵聽命令。

「阿芬，拿茶來！」

「阿芬，快拿煙！」

直到客人全走了，她就上樓到小少爺房裡，按一下像木頭一樣的太陽穴，微微笑着，自己也不知道為甚麼笑。

「睡吧，好好睡，」她哼着：「我給你唱個歌……」

小少爺終於閉着頑固的圓眼，這已是很深很深的夜。她太困了，就依伏在搖籃上昏沉沉的睡去，因為她再也沒有力量下樓，走到自己的狹窄的小房間去。

第二天的早晨，大的拳頭猛擊在她木魚似的腦袋上。

「呸！」太太氣憤地敲打阿芬的頭。「賤丫頭，妳偷了我的項鍊和我皮包裡的錢，是不是？」

阿芬莫明其妙，睜開帶着睡意的眼，呆呆地看着她。

「一定是妳偷了，還會有誰上來偷呢……」

「妳……妳……快跟我拿出東西來呀！」

太太看到阿芬帶着睡意的臉，怒火燃燒着她的每個細胞，一巴掌向阿芬滿是雀斑的臉刮過去。阿芬被又厚又重的大巴掌刮去了睡意，但她還是莫名其妙，用手摸着發癢的臉在哭。

廚房的女傭人和園丁，聽到太太的嚷叫聲，都趕了上來。

「你們快跟我搜她的東西，我的項鍊和皮包裡的錢不見了。」太太吩咐着。

「沒有看到什麼，太太！」

「快拿出來，不然給我滾！」

「太太，我真的沒拿呀！」

「放屁，誰要聽妳的鬼話？」太太瘋狂的叫着：「妳快滾出去，不然帶妳到警察局去。」

太太的胖手出力的捏她雀斑的臉，拉着她的腦袋晃了晃。阿芬只有極度的忍受，沒有一點反抗。阿芬終於得到王家的三十塊錢——一個月的薪水，但她在王家足足有四十天。

她離開了王家，又帶着她的小包袱，回到她外婆的又黑又髒的小房間裡。

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轉眼又是十多天了，但阿芬託人找工還沒有一點音訊。不過，她那雀斑的臉沒有絕望過，相信總有一天會有工做的。



割

眼

記

野·草·

不知打從什麼時候起，右眼皮生了一粒白色的東西，初時是不痛不癢，我也不以為意。那東西，化了一兩天長大起來，而且也開始有刺痛的感覺。我到市上的西藥房裡，化了兩塊多錢，買了一瓶藥水回來天天洗。可是一連洗了四天，不但毫無效力，反而似乎在促進它的成長。視綫給膨脹的眼皮擋阻住，看書看不上兩頁，淚也流了出來，愈來愈不對樣了。看大夫去，私人的，恐怕沒有這種財力；還是跑跑腿子，到政府醫院去試試。決心下定了，架回那副已有三年沒換過的鏡子。噲！只兩天沒出門不曾架上去，今天架上去時，才曉得眼皮腫得快頂着玻璃了。

到了醫院，這座偌大的房子，到底那兒才是眼科啊？我在底層巡看了一周，注意了每間房門上掛着的牌子，但仍不知何去何從。雖則有不少的護士來來去去，然而她們的神色是那麽匆匆，好意思攔着人家問嗎？那高掛着「詢問處」的窗口又是塞滿了人頭，還是跑到樓上去碰碰運氣吧！這裡也許是高了一級的關係，一切都比樓下整齊，清潔，美觀得多。我也看到三三兩兩的病人，像嬰孩似的坐在輪椅上，由護士推到走廊上呼吸新鮮空氣和曬太陽。和在樓下一樣的，我像走馬看花似的巡看了一周，又跑到更上一層去。

在這裡，我終於找到了掛着「眼科」的房子。推門進去，方格般小的房子裡，却坐了好幾個病人。一位着白衣的中年男子和我打招呼，我說明了來意，他囑我到隔壁的候診室去登記。

在候診室裡枯坐了兩個鐘頭，才給叫進了另一間青綠色的房子。有一個洋醫生把我的眼睛檢驗了一遍，他說需要開刀割治，但囑我兩天後的清早再來，因為那粒東西沒有熟透。後來由一個護士問了我的現況，我告訴她我是個窮學生，她說就是學生也得付手術費，我終於付了五塊錢，我依然故我的回到家裡。

在家裡「養」了兩天病，把眼皮內那粒東西「養」大了許多，痛楚是減小了一些，但眼鏡却無法架得上去。

帶着滿腹的愁心，我坐三輪車到了醫院。因為現在才八時多，除了門診處人如潮湧之外，還算寧靜。我匆忙的望了他們一眼，看到他們那緊鎖的眉頭，痛楚之中夾帶着期待的臉色，印在我腦裡是那樣的深切。他們早已等得多么急切了，仁慈的醫生啊，為何還不來呢？勞苦的工友，診畢歸去

，還要為明天的麵包打算。愛子心切的親母，焦急的情緒，比生病中的子女還着急些。仁慈的醫生啊，為何還不來呢？……我想着，想着，電梯已經把我送上二樓了。

走到眼科治療室的門前，我本能地停了步。想到要割治，刀子的光影立刻在我眼前閃耀着，會不會有痛楚呢？但我終於鼓起勇氣推門進去，室內依然是兩天前的那位中年男子。他令我臥在架子床上，拿了幾種藥水滴進我的右眼裡，起先是一陣陣的刺痛，不大一會，反而是一陣陣稱心的涼快。他替我滴過藥水，又用棉花蓋着我的眼睛，囑我閉着眼睛休息。

不知什麼時候，手術室的門開了。我走了進去，來不及看這房子裡的一切，就睡倒在床上了。頭上是兩具光線很強的照射燈，但向它直望也不見得刺眼。床的兩旁各有一個架子，上面放着的大概是動手術的用具吧？室內有三個着白衣帶上口罩的男子與一個女護士，他們都圍站在我的兩旁。其中一個用藥水在我右眼的周圍抹了幾次，囑我往上看，我全身在鼻樑以下全給布圍了起來。那男子隨即用夾子把我右眼的下眼皮往外輕輕地拉，注射了一些藥水（是麻醉劑吧？）。隔了一會，就用器具把上眼皮轉翻了，由另一個男子用剪刀剪那粒成熟了的白東西。我左眼看着那拿剪刀的手在有規律地動着，耳朵聽着剪刀的「沙沙」聲。我的右眼，除了感到緊縮之外，別無一點痛楚，這該歸功於麻醉劑的效力了。

前後不到廿分鐘，我的右眼給包紮好了，由手術室內被帶出。手術就這樣完了，不但沒有事前想像般的可怕，甚至是毫無痛楚的一回事。依照護士的吩咐，我在休息室內坐了一會。然後那護士又告訴我，眼上包紮着的東西，可以在午後三四時自己將它解除，再用清水洗右眼，在家裏儘量休息，不可多耗眼力。

回到家裏，因為頭部給繃帶包了大半邊，活像曼嘉里的「打辨」，引得姊妹們整天笑開了小嘴。在家裡什麼都不能夠做，躺在床上，寂寞極了。也許是麻醉劑漸漸消失吧，右眼開始感到絲絲的刺痛。一直到了下午四時多，我小心地把包紮物解除了，站在鏡子的前面，只見到斑斑的血絲貼着眼皮，早已凝固成赤黑色。把它洗淨，視綫沒多大阻碍，只是眼皮割過的部份有點不大靈活。

接下來的日子，因為接近考試，過了七八天又見沒事，我也不再注意那右眼的傷口，也不曉得它在什麼時候復元的。到現在，每見別人眼睛有毛病時，便不免想着當日紅腫的窘態了。

好事近

冰苗

紗窗下，
衣車旁，
有一位姑娘，
縫着她的出嫁衣裳。

的搭，的搭，
腳踏車輪，一針一針的縫着。
撲通，撲通，
心裏一個節拍，又一個節拍。
來來，去去；去去，來來；

縫好了一對鴛鴦，
又縫好了一對鷄心。
她笑了，
笑得像朵春風下的紅蓮！
是什麼，
使她紅了臉？

（你看：她把快樂
洋溢在她的眉尖！
你看：她把幸福
表現在發光的眼！）
哦，我知道了！
莫不是粉紅色的夢，

種在她的心田！
莫不是她看到了
「他」的笑臉！
或者，
在憧憬着
幸福的明天！

她笑了，
笑得是那麽甜！
愛的甜蜜，
早塗上了她的臉！

窗前月

章君

妳從鄰家的屋角升起，
偷偷地窺視我底書房，
當我正苦於思維之際，
書桌上散滿了亮光。

妳專誠拜訪我底窗前，
可曾爲我帶來佳音？
希望他日再和妳會面，
迎接妳的不是單身隻影。

心弦律

雲奇

一顆懷念的心，
一把八弦琴，
輕輕地撥弄，
吐訴着無限衷情。
林林，妳聽聽：
那是我的千萬句祝福，
還有我的一縷縷相思。

榴槤花

明狄

高大的喬木生長在門前，
鐵戟似的樹梢直刺着藍天。
它比我們都長得快喲，
幼小時也會在樹下嬉戲。

十一月的風帶來泥土的芳香，
淡黃色的花朵點綴在綠葉上；
這該是第十六次的開花了，
但你却不能多看一次在四月前。
不依戀父母故事中的桃李龍眼，
當這土地上生長了山竹和榴槤；
不要怪我貪戀這異地的風光，
因爲我不曾見過北國的春天。

祖父的奇遇

苗青



我的祖父用畢生辛勤掙來的產業，後來被他的幾個兒子賣得連磚瓦也不剩下一片了。不過，我祖父當初成家的事蹟，聽來倒也膾炙人口。

我的祖父從小就沒有母親。我的曾祖父，那個年紀輕輕的蠶夫，常到外埠去做木料生意，所以，只好把兒子寄養在親戚的家裡。而我的祖父，這個九歲的孩子，就在那時得到教訓，立志奮發了。

他在一生中遭遇過許多困苦的事，從童年時跟在曾祖父後面東跑西跑開始，直到在一個靜夜中風死去為止。

他三十多歲的時候，已經幹得很有成績，買了幾塊零零星星的土地，而且娶了老婆，生了孩子。

他是個很勤儉的人，不肯隨便化掉一文錢。因此，雖然是在嚴寒的冬天，也沒有一件暖和的棉衣。尤其是晚上看管莊稼的日子，就會凍得够受。

有一年，當玉蜀黍成熟的那幾天，祖父要到田裡去看守。因為他田裡的玉蜀黍成熟得比別人早，很容易引起嘗新鮮的人垂涎。另外，那些野獸和田鼠，也喜歡光顧他的玉蜀黍田。

他在田邊搭了一個草棚，晚上就睡在那裡，以便在聽到什麼聲音的時候，隨時起來

巡視。

有一晚，天氣相當冷，而且還刮着風。祖父在房裡坐了一會以後，就繫上腰帶，準備到草棚看守去了。當他剛要出門，祖母就對他說：

「這麼冷的天，你連棉襖也沒有一件，我看不去也能。」

「不去，我還是去看守的好，免得後來發生意後悔。」

「外面在刮着風，你的破棉襖怎麼受得了啊！」

「你放心，這沒有關係，草棚裡風吹不進的。」

祖母很擔憂，可是又不便過份勸阻他。這樣，他就到田裡去了。

這一年的天氣特別冷得早，田坂裡的風吹得有點刺骨。祖父睡在用木板和竹蓆圍成的草棚裡，依然像睡在露天一般。

在那草棚裡，除了墊草以外，什麼也沒有。他在那裡冷得睡不着，很想回家去睡，可是一想到那些成熟的玉蜀黍，便又不想回家了。

後來，他熬不住寒冷，只好在草棚邊升起一堆火來，順便吸一桿煙。等到火頭熄滅以後，半夜早就過了。祖父沿着田邊巡視了

他正要迷迷糊糊睡去時，忽然聽見草棚邊悉悉索索的聲音。

「阿章，是你嗎？」他問。

阿章是祖父的異母兄弟，那時已經十八九歲了，是個喜歡鬆懶的年青人，晚上照例要玩到深更半夜才回家。他有時敲不開門，或者湊着高興，也到草棚裡來擠睡一個晚上。祖父是個非常寬大的人，對於這個異母手足很愛護，儘管他的行動不合規矩，也能容忍他的。

他聽聽沒有人回答，以為他心裡不快活，也就不再理他了。

他翻了個身，忽又聽得草棚上的乾草響起來，還有打呵欠和搔癢的聲音。

「原來是阿花，牠倒會管事呢！」他以為是自己家裏的那隻老狗。

天氣更冷了，露水在飄落下來。祖父睡不着，想起來升火。他走出草棚，把引火的稻桿點燃了，取出煙桿來吸煙。他蹲下身子，在火頭上點煙草。等他燃上煙，吐出一口煙的那一下，他看見離火堆一丈遠的地方，蹲坐着一隻大野獸，眼睛裏發出閃閃的光亮，正在凝視着他。

「老虎！」

他顫聲地驚叫了一聲，手脚都癱軟了。因為沒有別的武器，他只好緊握煙桿。正在這個危急的時候，他想到加一個稻桿在火上，只要火不熄滅，老虎是不敢走近他的。可是稻草已經用光了，那堆火正在慢慢地熄滅下去。

他守着那堆火，心裏非常急，想着如何脫逃面臨的災難。

那隻老虎，倒是安祥而又溫和地坐在那裡，一會兒打呵欠，一會兒舔爪子，沒有急切的表示。

稻草是最不經燃的東西，隔不多久，火

就熄滅了。祖父看見這個護身符已經失去，只好設法躲避。然而附近沒有一間房子，自己的家又在五百步以外，這真教他不知如何是好？

可是他非設法溜走不可，他決不能同這樣一個對手留守到天明的。想着，想着，祖父就解下了他的寬大的腰帶，悄悄地往後面開始退却。

老虎突然吼叫一聲，兇猛地站起身來，亦步亦趨地跟着他。祖父在設法可想之下，只得拿着他的那條腰帶，在自己的面前接連地甩出圓圈來。他一面繞動腰帶，一面朝後退却。那隻老虎，低聲地吼着，面對面跟過去。

「你來，你來……」祖父一面退走，一面喃喃地說着。

那時天上只有一點稀微的亮光，勉強可以分辨得出前面的莊稼。祖父繼續退走時，忘了後面的形勢。因此，在轟隆一聲以後，他就掉進池塘裡去了。老虎出於不意，大吃一驚，沒有辨明這是怎麼一回事，就衝向田野裡逃走了。

祖父從水裡鑽出來時，發覺老虎已不知去向，猜想牠一定被這個意外嚇跑了。他爬上岸來，凍得只顧發抖，便不顧一切，向着自己家裡跑。

他敲開門，嚇得半晌說不出話來。祖母看他渾身都是水，臉色蒼白得像一張紙，吃驚地問道：

「你身上這麼濕淋淋的，慌慌張張的跑了回來，莫非是出了什麼慶事，落到池塘裡去啦？」

祖父打着抖索，結結巴巴地說道：

「老……老……虎……虎……」

「你爲甚麼到現在還說夢話呀？」祖母以爲他神智不清醒。

祖父脫着濕衣服，祖母給他升起火來。等到換好衣服，身體開始暖和以後，他才能把話說得清楚一點了。

「我碰上大貓啊！」他說：「今夜的天氣冷得很，我在半夜被凍醒，剛升起火，想吸一桿煙，抬頭就看見那傢伙，好怕人的眼睛啊！」

「老虎？你說是遇見了老虎？」祖母依然懷疑。

「是的，我沒有稻草，火一下就熄滅了。我只好解下我的腰帶，就這麼晃動着，想退回家裡來。可是那野貓子跟上來，一步也不放鬆。我一步一步退呀退的，卜通一下，就掉到池塘裏去啦！」

「啊！那末，老虎……又跑去什麼地方呢？」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爬起來的時候，牠已經不在那裏了。」

祖母聽得也有點害怕起來，這時不由顫聲地說：

「真危險，要不是你掉在池塘裏，牠說不定還不會走呢！」

「我在去年夏天還想填塞這個池塘，好在沒有動手，才救了這條命，多可怕呀！」

祖父說。

「好了，以後不要去看管王蜀黍田了，總是人命要緊。」

祖父和祖母，因爲脫險而弄得很激動，一夜都沒有睡覺。到了天明以後，祖父拿着摘南瓜的鐵叉想出去看看，但祖母阻止着，害怕那隻老虎還沒有走遠。後來，太陽出來了，從後窗可以看得見有人在田裡工作，這樣才肯跑出去看看。在那裡，老虎留下了腳爪印，那堆灰燼也留在那裡，只是找不到祖父失落的煙桿。

這個消息一傳開以後，許多人都聚集到

現場去察看，但他們都不大相信村子裡會出現老虎。有些年紀較大的人，還能清清楚楚地記得，在他們的童年時代，有一個孩子被老虎啣去，只在山腳邊留下一條腿子以外，已經有五十年不見老虎出現過了。可是無論怎麼說，他們對於老虎留下的腳爪印却無法解釋。

祖父一再發誓，說他的確確遇到過老虎，還把濕衣服拿給他們看，然而他們依然懷疑這些證據。

有的人說，如果真是老虎，牠應該還會出現，即使不到他們村子裡來，也會在附近的村子裡出沒的。

可是不知甚麼緣故，這隻老虎一直沒有再出現過。別人在見着我祖父時，就會譏諷地說：

「阿慶哥，那天晚上，恐怕是你做了一場惡夢啦！」

「不！」祖父否認說：「我起來升了火，吸了煙，怎麼會是做夢？」

「那末，牠爲甚麼不再來呢？」

「我也不知道，」祖父說：「怕是我掉在池塘裡的那一下，把牠嚇破了胆，才不再來啦！」

日後，我們兄弟相繼出世了。祖父每次帶我們到田裡去，總要把當初的事提一提，把老虎坐過的地方指給我們看，並且慨歎着說：

「別人都相信我的話，可是爺爺不是個說謊的人——我寧願牠當時抓破我的頭，也不願別人說我不誠實！」

然後，他作出找尋甚麼的樣子來，繼續說道：

「你們看爺爺多傻，事情過去已經三十多年，我還在這裡找那條失落的煙桿。嘿！」

嘿！」

「心」

葛葛葛葛- 葛葛葛
葛葛葛葛

格里尼慕聽見門鈴響，接着有人進來，在客廳裡談話，但他沒有動。這是誰呢？從藥劑師那兒來的小斯嗎？是烘麵包師還是使女呢？他熟悉他那單調的生活中的每一件瑣屑的事情。從他的書房內，他可以聽到上層每天所發生的事情的聲音——這是像一部織布機的聲音一般的。甚至當天的不很尋常的事情，在他聽起來也像從前聽過似地，感不到特別的興味。比方說那藥劑師吧，謝謝天，他就是一個新的人物。可是，這對他又有什麼關係呢？他什麼也不能做，他不能盡什麼力來使事情過得順遂些。他沉思着，心裡自付道：「助產婦阿加第太太馬上就要來到，接着是醫生，然後門鈴響得更頻繁了，一兩個鐘頭事情就完結了。」

爲了抑住他的不安，他重新開始看書，一眼也沒有望出那小小的荒蕪的園子去，雖然它已隨着春天的來臨而青葱了。他的書房，像他的生活一般的質樸而寫促。他一邊看書，一邊想起他的生活。他二十五歲結婚，現在三十歲了……五年無色彩的生活，既不十分愉快，也不十分不愉快。他的母親的並不奢求的願望實現了，而他自己也聽由它的擺佈，因爲他太懶於堅持自己的意見，同時對自己的天賦與能力也沒有什麼信心。他的母親懷着一般中年婦人所常有的祈望，會屢次帶着半提醒和慎重的態度跟他說起：「你跟愛蓮結婚，她適合做你的妻子的，她是唯一能跟你合得來的女人。是的，她不漂亮，可是她莊重，能幹……品性也好；她不富有，不過你也不會爲了金錢而結婚……她會替你佈置一個溫暖的

家，替你養孩子……你還需求些什麼呢？你要知道，整天沉迷於那些「幻影」是沒有好處的……」

當然，他再不就於什麼「幻影」了。爲了取悅他的母親，他就跟愛蓮結了婚，而且他習慣於遵照他母親的那種快樂觀念，因此，他也獲得了快樂。

這種所謂幸福是黯澹而無生氣的，像一個在睡夢中的護士一樣。他母親所說的「幻影」，他知道那是什麼意思的。對於格里尼慕，「幻影」就是指他的表妹安娜——他的姑姑的女兒。他的姑姑長得很福泰，嫁給一個富有而儉樸的商人。格里尼慕在孩子的時候，很常到他們家裡去；但當他長大了，由於他的姑姑的猜疑和門戶的懸殊，給他們劃下了一個鴻溝，他漸漸少到那兒去了。而這個頤長、美麗、常常穿得漂亮的女孩子，就是格里尼慕的母親所攻擊的對象，稱她爲「幻影」的人了。「她會跟你結婚？老天爺，她有比這更大的野心哩……她愛你嗎？難道你不覺得她只是賣弄風情鬧着玩，從沒有真的有一點兒想及你呢！」

殘酷地，固執地，這些話宛如一滴水帶走一塊石子一般帶走了他的夢想。因此，他就娶了愛蓮——生活平靜……

現在，經過幾年黯澹而無生氣的幸福生活之後，愛蓮快要生一個孩子了。起初格里尼慕對這不大起勁，如今，他却認爲這是他生下一個孩子來防範那些「幻影」的時候了。這樣，日子一個月一個月地過去了，他感到像水漲高起來氾濫大

地一般的，他的心裡充滿喜悅。一個孩子，一個 *raison d'être* (註)，他那過去的愁苦以及失去了的愛情和幸福的補償。

這時他站起身來，離開他的書房，走到走廊裡。一陣濃烈的消毒藥水的氣味，從他妻子的房間透出來。如果他極仔細的聽聽的話，他也可以聽到呻吟聲……可是，一個自外面而來的影子突然在他的面前出現了，一陣雄壯、鎮定的聲音打斷了他的思路。

「我來了！我來了！呃，關上窗子了嗎？」這是醫生，格里尼慕的老同學，很常到這兒坐的。他是一個肥胖、快活、紅臉的人。他那把新生命帶來這個世界的職務，似乎使他更加充滿活力了。

「我儘快的趕來……她怎麼樣？好嗎？是的，別焦急……我就去了。我勸你最好還是靜靜的留在書房內，過一兩個鐘頭，我會告訴你事情經過怎麼樣。」說完，醫生大笑着走進愛蓮的臥室裡。

格里尼慕回到他的書房。在一瞬間，他極想出去走走，但他却被一種極模糊的本能衝動——混合着愉快與害怕——使他留下來。他奇怪這是不是他神經興奮的結果，或者是其他甚麼的？他又坐到桌子旁邊。他的老思想又來了，好像當他的生活因他的嬰兒的誕生而向着未來的拓展的時候，他的思想却倔強的向過去更深更深的掘下去。

過去就是說安娜——只是安娜——安娜的名字和安娜本人。他結婚以後還見過安娜幾次，她仍未結婚，他常常帶笑說這是珍惜她自己的自由。現在她已經二十七歲了，單獨一個人生活，跑過不少地方，常常是忙碌的，但依舊一樣地快樂和漂亮。她有時來探探他們，跟愛蓮很友善。她不大和格里尼慕談話，只是偶爾笑笑，友誼地跟他握握手而已。格里尼慕不止一次地想到他的母親所說的話

只有一半說對，安娜可能不會有什麼大野心，實際上她只是有點冷傲罷了。

又有什麼人在客廳裡嗎？有人低聲和使女談話。這聲音使格里尼慕嚇了一跳。接着他的書房的門打開了，一個秀麗的頭顱探進來。

「是我，格里尼慕。我能進來嗎？」

他用手在桌上做了一個沒奈何的手勢——一個犯人當場被捕時所做的手勢。好像他真想把他的思想全部鎖進一個抽屜內一樣。但安娜却安靜而鎮定的走進來。

「我剛才在外面探問過一下。她好嗎？」

格里尼慕顯得那麼心不在焉。所以，她熱情地望着他，又繼續說：

「可憐的格里尼慕，你在焦急哩……」

「不，」他喃喃地說：「醫生已經來了。」

突然的，他的心裏對這個那麼熱中於生命與愛情的女孩子打了一個主意。這個念頭使他不安，因為她是仔細的，清白的。他又自覺地瞥一瞥安娜秀美的胴體，這是十分宜於生養孩子的哩！

「請坐一會兒，安娜……妳來得正好。」他的發音很特別，像變了調的琴鍵所發出的聲調一般。安娜不解地望着他，沉默了一會，然後她問道：

「你需要些什麼嗎？我有什麼可以幫你的忙嗎？」

現在却輪到他不說話了。這沉默如一個他們迷失在內面的圈子一樣，逐漸擴大起來。他們都

稿

約

不自覺的似乎在傾訴着一些什麼聲音，那些曾經一次說過而現在已忘掉的話語的記憶，或是那些從沒有說過出來的思想。突然，格里尼慕問了一個奇怪的問題打破這沉默。這個問題，出自他這麼一個害羞的人的口中，格外顯得奇怪了。它如同一個粗魯的撫愛一般，也驚嚇了安娜。

「妳這麼好，安娜……爲什麼妳還不結婚呢？」

「是誰告訴你的？」

「可不是母親這樣對我說過！」

「你母親對這些事一點兒也不知道。唔，那末，讓我說我是許過一個願吧！」安娜說，她仍然笑着，但顯得有些兒不知所措。

「許過一個願？但在我們孩子的時候，妳却不會這樣做過——」

「有一些人是晚一點才許下願的——」

「那末，妳在什麼時候呢？」

「我已記不十分清楚……噢，大約是五六年前吧……」

「妳是說在我結婚的時候嗎？」

她停頓不說話，愈加不知所措。她咬住她的嘴唇，她說了些極蠢的話。

「啊，是的！」格里尼慕說：「我記得那年妳生病了……沒有人知道是什麼緣故……我還記得，那時我和愛蓮一起在瑞士……我過後才知道這件事……還有，」他微微一笑繼續說下去：「妳不是在那時許了一個願呢？」

- 一 凡以馬來亞爲背景之文藝創作，如小說、散文、戲劇、新詩、歌曲、寓言、童話、遊記、雜感、隨筆、民間傳說、歷史故事、人物特寫、文藝評論、名著介紹、漫畫、木刻、素描、攝影佳作，皆所歡迎。如係翻譯，則請附寄原文。
 - 二 編者對來稿有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者，則請預先聲明。
 - 三 來稿須用稿紙繕寫清楚。
 - 四 來稿務請註明作者真實姓名及中英文通訊地址，以便連繫。至於筆名可聽便。
 - 五 請附退稿郵票。
 - 六 稿酬每千字叻幣五元至八元，作品一經發表，當即奉具稿酬。
 - 七 來稿一經發表，版權即爲本社所有，本社有集印單行本之權利。不願者預先聲明。
- 來稿請寄新加坡實路五十三號 A 蕉風出版社或新加坡郵箱二〇三四號。

她非常難爲情，她的臉和頸項都泛紅了。但她企圖用微笑來掩藏起那翳着眼睛的陰影。

「格里尼慕，你究竟在想些什麼呀？我到現在還是孑然一身，只因爲……因爲沒有人要我……」

「噢！」

格里尼慕由衷的笑出來了。沒有人要嗎？她的男朋友比全城女孩子的男朋友的總和還多哩！

「再見吧，格里尼慕！」安娜說，聳聳她的肩膀。「我要走了。我還會再來的……打電話告訴我事情怎樣……」

「當然，我會的。妳不想握握手嗎？」

「那末，好吧！」

她伸出了她的手。他握了它。完全是不知不覺的，他執着她的手不放。是什麼緣故呢？爲什麼她的手這樣的顫抖呢？他把它握得更緊（啊，

是突然、狂野的感覺，這好像是她向他屈服了，軟化了……

他剩下一個人，爲他所竟敢說和竟敢想的感到迷惑。他似乎看見真實站在他的面前問他道：「你懂了嗎？」

不，他不懂。他已經讓他自己隨着他母親的盲目的引導。因此，他已經發現他是站在他不可避免於墜下去的懸崖邊沿了。現在他看見了過去的本來面目了。當他經常去看安娜時，她的面孔光彩煥發；他漸漸少去，她就顯得不快樂，接着她病了；那些不如意的年頭裏，她固執地拒絕跟任何人結婚……但爲什麼她從未說過一些話？是被傷害了的驕傲嗎？或者是她害怕給人看輕呢？不，她也是跟他一樣不懂。

那末，現在呢？這麼一個意外的啓示啊！她那漲得通紅的臉，她那顫抖的手……安娜依舊愛他……「不，」他對自已說：「這是不可能的。」但他的心却在他的清楚的意識下遲鈍地跳着。是這樣了，是這樣了。

一陣狂野尖銳的精神痛苦打斷了他的思路，把他帶回現實的生活中來了。他的孩子——他的親骨肉——快要生下來了，向未來廣續他的生命。而他却在這裡，在他有一個新的喜悅在他之旁的時候，想着他那飄無虛渺的幸福，那關於安娜的思想依舊留連不去。這在他自己看來，對這兩種快樂：一種是不可能的，已死去的；而另一種却是接近的，而現在是確定的。啊！我必須使它們在某種情形之下合起和完全起來，使彼此互相增長……

「格里尼慕！」醫生蒼白而激動的站在他的面前。

格里尼慕嚇了一跳，喃喃的說：

「什麼事？出了亂子嗎？」

「是的，」醫生莊重的說：「她正在危險關頭。這是一種併發症，還有希望，不過要藉手術的幫助。我想最好還是先跟你談談……」

格里尼慕身子搖幌。他想到那可憐的女人，她的生命陷於痛苦與絕望之中。

「有一件事要徵求你的意見，」醫生繼續說：「你的良心會告訴你該怎麼樣處置才對。假如我能救兩者中之一的話，要先救那一個，母親呢？還是嬰兒呢？」

「甚麼？」格里尼慕叫了出來，面色死灰一般的白。

「是的，情形就是那樣，科學只能救其中的一個。這個我可以向你保證。可是，兩者要擇其一……你考慮一下告訴我……」

眼前一閃，格里尼慕看見他的新生活就在他的面前了，這是那種命運對他許諾過同時拿出來作爲一個誘惑物的生活。一個孩子，他的生命的目的。安娜，他的幸福。一切事情都會變得不同了，一切事情都重新開始過了。代替黯淡而無生氣

讀者·作者·編者

這一期，我們已把「籟籟神話」下半部刊完，讀者連接上半部看下去，當可得到一些啓示。是的，這是流傳在中國民間的一個神話，但却包含了無窮的人生哲理。作者程兆熊先生是當代的思想家，他把這個神話說來說去，主要的在勸人毋忘大義。因爲，在大義毋忘時，人心總是平平的；而一到人心平平時，世界亦就自然而天地清平了。

我們還要在這裡向讀者推荐幾篇作品，這都是出自馬華文壇年青作家的手筆，但從佈局到造句，却不遜於老牌作家。

●司徒樂樂寫的「林妹妹」，把一個女招待的可悲遭遇細細道來，極易激起讀者的同情心。尤其是他擅長描述複雜的心理狀態，將林妹妹的一肚子委曲形諸筆墨，簡直把她寫活了。

●江紅寫的「苦命」，是非常現實的題材。他所描寫的這個苦命的阿芬，在今日的畸形社會裡，仍到處可見。讀了這篇文章，使人不由痛恨舊社會的養女制度，也咒詛那些爲富不仁的人們。

●野草寫的「割眼記」，文筆洗鍊，敘事簡明，是一篇很好的雜文。他沒有鋪張什麼，也沒有堆砌什麼，只是將割眼的經過平平實實地記下來，却叫人產生一種「窮人病不得」的感覺。

的，他的幸福將會是明朗而光輝，比如他曾經夢想過的。爲責任的緣故而愛，爲生活的規律而裝出熱情……如果愛遲死了呢，那末，他將要娶了安娜……他只要伸出他的手去選擇就成了。誰會責難他呢？難道他的做法不是順應生命規律和後嗣的需要嗎？

「天哪！天哪！」格里尼慕呻吟着。

「你並不愛你的妻子，」他的心繼續在說：「你將要繼續跟一個於你全無意義的女人生活在一起，孤單而沒有兒女；只想你在第二次也會失去別一個兒子的……這全是你的過失。說吧……只兩個字就夠了……難道是這般的困難？說吧，你這蠢才，說救嬰兒吧！」

他抬起他的頭，面色蒼白，說道：

「救母親！」

（註）法語：生存的理由。

星馬



新加坡藝聯團獻演的曹禺名著三幕國語話劇「北京人」，獲得最大成功。該團在本月十五日至十九日的演出期間，每晚都是觀眾如潮，把偌大的維多利亞紀念堂擠得水洩不通。這就好像替各演員打了興奮針一樣，使他們演來更為落力，受到熱烈喝彩。至於佈景、道具和服裝，也都是經過精心設計，出色之至。無疑地，由於這次「北京人」的上演，已把星馬劇運向前推進一步。

國立中央圖書館舉辦之中華文化傳播域外展覽，從一月一日起至三日止，一連展出三天，展出珍貴史料共五百七十四冊，包括日、韓、越漢文圖書及歐美各大學漢學研究所之藏書。

台灣編纂之中華文彙，乃整理我國歷代散駢文體之大規模工作。全書共分八部，即「先秦文彙」、「兩漢三國文彙」、「兩晉南北朝文彙」、「隋唐五代文彙」、「宋文彙」、「遼金元文彙」、「明文彙」、「清文彙」。總編纂由名教授高明担任，校勘極為精審。

中國大陸

中共計劃有系統地出版「五四」以後的新文學作品，現已編印的有「茅盾文集」和「巴金文集」，正在校訂的有「郁達夫文集」、「老舍文集」、「鄭振鐸文集」、「朱自清文集」、「聞一多文集」。此外，在選集方面，現已出書的有「劉半農詩選」、「廢名小說選」、「王統照短篇小說選集」、「沈從文短篇小說選集」、「徐志摩詩選」、「楊驪詩集」等等。

中國作家協會決定改進期刊編輯工作，其方針是：「加強領導，縮短戰綫，充實力量。」被調整的刊物，有「人民文學」與「文藝學習」。後者併入新的「人民文學」，說是要成爲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文學陣地」。至於「文藝報」也要改以文學評論爲主的半月刊，將着重地批評文學上的修正主義思想。其他如「收穫」、「譯文」、「詩刊」、「新觀察」等刊物，在編輯工作上亦將有若干修改。

歐陽予倩寫的「自我演戲以來」這本書，是他從事戲劇工作的回憶錄，共二十萬字，附有插圖多幅，最近將由「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

這幾年來，田漢沒有什麼創作，祇不斷的發表了一些評論文字，包括戲曲論文、表演和劇作評論、經驗談和雜感等等，最近準備編成「田漢文集」出版。他以前和聶耳、冼星海、張曙、賀綠汀等音樂家合作的歌曲，也準備出版一本「田漢歌曲集」。

南洋學會於一九四〇年成立以來，除發行「南洋學報」外，並曾出版有關南洋的譯著一百餘種，極爲世界各國學術機關所重視。最近該會得李氏基金會的資助，將展開有計劃的南洋研究工作，研究範圍不再限於某一方面，以配合目前客觀環境的需要。

南洋大學附設之南洋研究所，聞已擬就具體計劃，準備搜集各種文物資料加以整理，編印刊物發表研究心得，並從事各項工具書的編纂，對南洋研究作科學進展。

李冰人第二部散文集「踏青散草」已出版，計收舊作六十篇，共十餘萬言。

星馬日報主筆江錦帆，近受聘出長本年新辦之煥城中學，業於日前到職視事。

台灣

台灣最近成立了一個「國際筆會中國總會」，首任會長是羅家倫，會員限於詩人、劇作家、散文作家、小說作家和編輯，刻正慎重吸收中。



會家老爺中風不語

會家老爺被強抬到醫院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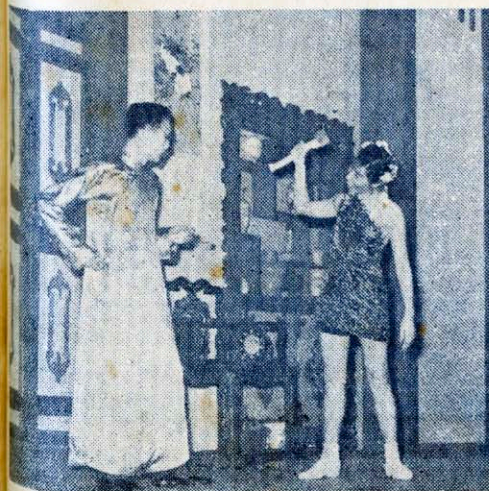


北京人演出地點多利亞紀念堂外景

藝聯劇團公演「北京人」劇照



會霆為澆了袁圓一頭水而罰跪



袁圓仿做北京人

會家在開家庭會議商討對芳的婚事

